

繁华与寂寞

时间留下了什么

◆ 赵波

最近某杂志采访我和几位在不同领域工作的女士,谈一个共同的话题:时间给你留下了什么?

这个问题或者也可以解读为:你在时间流逝中学到了什么?

也许人生行进到一定阶段,我们都非常需要及时修正,停顿,回首来路,总结一下,再继续往前走。

回首来路,有的人对很多事情追悔莫及,有的人志得意满,有的人意犹未尽,不同的人带来人生态度和方向上的种种不同。

我倒是对所有经历过的事情都没有后悔,那一切都是财富,对我来说,好的坏的,很多事情来的时候你无从选择,离开的时候又不告而别,也从来不让你有所准备。

幸福经常来得太突然,你还没有回味过来,就匆忙的成为了过去。而脚下的路,时刻在开始着它的行程,不断往前,没有回头路可走。

不后悔,不代表你对过去毫无感情,相反,那些过去日子里走过的街道,看过的风景,吃过的小吃,放过的电影,耳边回响过的老歌,无一不提醒自己,曾经有些人有些事在你的生命中走过,留下一些或深或浅的印痕,这些丰富的感触一触即发,经常惹得自己无端就会热泪盈眶。所谓眼皮子浅了,大概就是在我这个年纪会碰到的了。

太年轻的时候,对人生没有经验,自以为是,缺少常识判断,只有无穷的勇气,敢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时候是骄傲,耻于流泪

西南的琐事尘语

迷幻的小酒吧

◆ 洁尘

前些年,成都玉林小区的瑞升广场,有一家小酒吧。老板人称杜姐,胖胖的,笑眯眯的,民族风的宽袍阔袖的打扮,棉麻质地,灰绿暗红的色调,衣摆裙裾有各种绣花,艳丽的藏式首饰。她特别爱戴一条小铜锣样式的项链,我对她说,每次见,就想拿根木槌敲响它,当……

小酒吧叫“小房子”,店名跟杜姐人一样,谦逊随和。店如其名,不大,一百多平方米,分隔成三个区域,吧台之外,尽是木桌木椅,上面堆着大红大绿的土布软垫;墙上各种海报各种涂鸦各种留言各种纸片,胡天野地的。门口缠绕着藤蔓植物,掠过枝条歪头一看,窗棂低至膝盖的店内已经坐了几个熟人,于是走门,一抬腿就从窗户进去了。杜姐笑眯眯地过来招呼,来啦?喝啥子?还是花毛峰哇?给

总是想得太多

细节与记忆

◆ 戴蓉

看了一部关于编词典的电影。编了几十年大词典的人,把长年摩挲词典和资料卡,指纹几乎已经磨光的双手摊给新人看,然后不无骄傲地说:“用手指触摸词语,也就等于摸到了世间万物。”这部光线昏暗,场景单调,人物对白少得可怜片子,用这个片段迅速抓住了我,寡言的人开了金口,往往有这样字字珠玑的效果,就像一个和顺柔弱的人,一反常态拼出一身的力气去做一件众人都不赞同的事,整个人都亮堂起来。

另一部关于老年生活题材的影片,同样静默却慑人。老夫妻坐在餐桌前用早餐,妻子忽然陷入意识不清的状态,丈夫开了水龙头取水溅

的。甚至身上因为磕磕碰碰留下各种伤口,也只会躲在一个没人的角落默默舔平自己的血迹,伤口自动愈合,伤痕挂在我的脸上,身体上,成为一些过去的勋章。

什么是时间?时间是最有情和最无情的结合体,时间是一刻不停的传送枢纽带,把我们从那一端带到今天的这一端。

时间是最冷静的雕塑师,把我们每一个人都雕刻成和自己过去,和自己记忆以及幻想中不一样的容颜。

时间让我们从以前只知道笑的傻姐变成今天眼皮子浅,动不动就会静静淌下眼泪的人。

从一个毛里毛糙的人变成了一个对生活的痛感感知深厚,对人生的生离死别有了体会,对所谓名利如浮云也有了更确切认识的人。

时间悄无声息改变了我们的外表和内心,雕刻了我们的内在个性和精神。它如水一般流过我们的每一个日子,就在你毫无知觉的时候,你已经被它,刀子一般的手,刻过了……

回到时尚杂志采访和拍摄我们几个女人的那个下午,是在北京的一个很远的摄影棚,做雕塑的向京,做文字的我,歌手阿朵,歌手斯琴格日乐,时装设计师马艳丽,主持人朱丹,这些女人面对着同样的主题:时间给你留下了什么,开始思考,然后在记者的记录下留下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产生的总结和经验,展望了当下和将来自己准备进行和将要完成的旅程……

你们 endpoint 新鲜花生哈,好吃。

要说小房子,得先说说瑞升广场;要说瑞升广场,得先说说玉林小区。前段时间我在微博上贴一篇关于巴黎蒙马特高地的游记,有人上来说,哦,巴黎的玉林小区嘛。这个说法很贴切,当然也很傲娇。换个说法谦虚一点:玉林小区,成都的蒙马特高地。也堪称成都夜生活大本营。

那里的小店,美发、美容、美甲,卖水果的、卖衣服的、卖杂货的,什么都有。另外还有好些小茶坊和小酒吧。小茶坊和小酒吧都可以将桌椅板凳遮阳伞什么的从自家店铺门口延伸摆放出来,因此一到瑞升广场,人就想找个椅子陷进去;陷进去之后,人就犯困,迷迷糊糊中,游走小贩凑过来推销,买个柚子嘛,纯甜。

很多到过成都的文艺圈的大V,好多也到过小房子。杜姐,江湖

湿她的脸,她却毫无反应。老人任龙头的水“哗哗”流着,慌忙去客厅打电话求助。可是他却听到流水声停止了,老妇人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温和地问他为何不关龙头。他意识到,老年痴呆症毫无征兆地袭击了妻子。真是令人锥心的片刻,耳边还响着幸福流走的声音,命运之手扭上了平静安乐的龙头,而此后的生活即将进入到一个艰难的阶段。荒凉和焦虑弥漫开来,连屏幕外的我都觉得冷。

能打动我的,必须是这样从黑暗的裂缝之间透进一点光亮,或者瞬间击中我的细节。恐怕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会忘记词典编纂室的那双手和老人厨房里的龙头

本埠生活录

一个人的法兰西

◆ 磊磊

上海这座,历史绝不悠久的小城,夹在江南动辄千年的古都堆里,并不显出贫薄寒酸,想想真是古今奇迹。上海一向倒是,有某种独步天下的城市气质,让人萦怀不舍难离难弃。譬如,城中漠漠弥漫的,难描难画,莫名的,法兰西娇韵,不知从何处来,更不知,要往何处去,于任何时代,总也杀伐不尽,或浓或淡,卷土一再重来,春风一吹便生。

以下便是,我一个人的法兰西,散漫于故土乡里的我城上海。

吴淞路297号,是个相当奇异的去处。门面外,是虹口区业余大学,没有电梯的老楼,汗流浹背爬上爬下,有隔世的坚忍扎实。爬完五层,豁然一变,上面竟是上海法语培训中心,一堂开天辟地的旖旎法国红,精修边框,扑面而来,这就一脚腾空,踏入了巴黎。常常来此,倒不是为学法语,为它的一座小小图书馆,漫漫铺陈满室法文书籍杂

志,摆设格局,全套法式做派,十分地异国。我这个法盲,爱捡杂志,画册,写真集,设计书,一擦一擦地,贪心看个饱足。不识法文,仿佛不是问题,那些法兰西熏染,尽够我过瘾一回魂的。常常是,一去,便消磨一日。饿了,下楼转弯,隔壁蹭沾路上,有本埠鼎鼎大名的上食清真牛羊肉公司,排在慕名而至的人丛长队里,一边反舌刚刚扫荡过的法兰西文化,一边看人家,姿态国营地零售牛羊肉熟食。一个纸包,切薄片的卤牛肉,托在手心里,当零嘴嚼嚼。再转去旁边百官街口的昆山花园,一座百年老园子,满园的养鸟人,怡然遛着鸟,百啭千鸣,无所不至。往往是,看过一日的法国书报杂志和电影,大补好了,暮色里,晃去后街武进路上的刘锡安大师爇灶面馆,默默吃一碗爇鸭面,暖暖饱饱的。如此一日,中法握手,灵肉相娱,何其畅肆富足。于上海零落一

角,法兰西便这样亲昵穿梭在本埠人烟里,一无唐突,耳厮鬓磨,多么地不可思议。

幼年在家做女儿,爱看妈妈全心全意整顿年夜饭。妈妈煮得一手十分讲究的精致好菜,天才的是,伊老人家,喜欢把年夜饭安置在成套华丽堂堂的法国餐具里。于是我们家,从小吃年夜饭,是坐在八仙桌边,在法国盘子里吃的,绝色鸡汤不是盛在万寿无疆大汤盆里,一向是盛在法式腰子形的大汤盅里的,细思真真匪夷所思不已。那套粉蓝的,贵气逼人的餐具,每一年,都让我爱到水深火热。长大一点,便问妈妈,哪里来的,那么成套的上等法国骨瓷?妈妈不动声色,笑笑淡语,“文革”抄家物资,摆在旧货店里卖,就买回来了……这便是,法兰西,在我心里印下的幼韵。

法兰西跟上海,便如此,你依我依,迤邐一幅远兜运转的千年缘。

诗歌口香糖

无题(345) ◆ 严力

- ➔ 古代的优雅
都存在于电的发明之前
所以继承者的高潮
也安排在关灯之后
- ➔ 禅意需要使用持续的意志力
所以焦急的现代人
随时随地都在充电
- ➔ 腐化的果实
都是可以引爆的
逃不过三代
- ➔ 哪怕你能熬上几个夜晚
也终将把睡眠还给枕头
这就像无论你多么富有
也要去偿还人性的债务
- ➔ 与社会上很多人一样
你虽然缴纳了多年的房租
但一直没能把理想搬进去

外号是“诗歌的表姐”。

小房子的吸引力之一是因为到了这里,就不用换场转台了。下午喝茶,晚上吃饭,随意、放松,老板亲切。我认为,它的核心吸引力应该是它的迷幻气息。可惜现在杜姐不做了,把小房子抵出去了,她只是当个股东。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那就散了吧。

都市专栏



周刊 第345期

了。一个人在街上走的镜头也可以表达很多情绪,甚至预示未来,如果他的背影会说话。然而无论是影视剧还是现实,更多的片段不过是浮皮潦草浮光掠影,尽情耍乐和努力贫嘴都无济于事。

那天读了一篇文章,作者写到自己的恩师,说老先生不在了,但每次遇到纠结和难题,他都细细回想老师的话语和处事,然后问自己如果是老师,会作出如何的判断和决定。他说他不希望活到老师去世时的年岁,“届时就只能全靠自己的想象和猜测了,届时就孤单了”。其实,有了这些记忆,无论活到几时都是不孤单的吧。

钢笔画世界



莫斯科大学

杨秉辉 画\文

莫斯科大学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曾是中国知识分子理想中的学术圣殿,也确实曾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莫斯科大学为俄国化学家罗蒙索夫创立于1755年。原在莫斯科市内,1953年迁此新址。莫斯科大学有17个系,在校生3万多人,是世界著名大学之一。大学教学楼有房3万多间,是一栋典型斯大林时代的建筑,中部高耸,塔楼上有尖顶,尖顶上有红星,裙楼两侧对称,呈众星捧月之状。楼前有大片花园,再前有观景台,可观莫斯科市容。

让思想拐个弯

开车现原形

◆ 顾土

我们平时看到的人,掩饰后的模样大约比较毕,如果不去除掩饰,原形很难毕露,不过,一旦开起车来,其真实的一面,大都可以暴露无遗。

在人人都乘公交车的年代,听司机师傅骂骂咧咧,售票员一般不骂,一个女人天天在那里破口大骂,听起来毕竟比男人更让人受不了。其实,也不是乘客都爱听司机骂人,而是不敢出声,那时司机一撻挑子,一车人都跟着倒霉。

打车盛行的年代,从面的到夏利再到桑塔纳,许多开车的也喜欢边开边骂,嫌前面的车开得肉,恨旁边的车拐得急,怒后面的车老想超,见谁都能车里骂个遍。当时我总在想,在路上跑的那些车,不知挨过多少人的骂,脊梁骨早就被戳破了。

当人人都考驾照、家家都买车以后,我就经常搭朋友的便车,几年坐下来,这才发现,原来只要坐在驾驶座上,无论男女,顿时都换了一副腔调,个个都向公交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看齐,骂骂咧咧的,狂按喇叭的,干瞪牛眼的,拍打方向盘的,应有尽有。

手握方向盘的人敢于露出原

形,恐怕还是因为人在车中,基本属于自我暴露,最多也是在亲友面前偶尔露峥嵘,范围有限。外面相遇的只是车身,任你怎么口吐狂言,别人也听不见。

人一开车,好像看得起别人的不多,总觉得别人手潮,都是新手上路,都开得肉了吧唧,所以,堵车、车速慢、路况差,一概是别人的过错,这就难免要骂几句解气。开车骂人,有很多时候,应该算是发泄,憋在车里几个小时还没到家、眼看上班就要迟到、高速公路变成了慢速路,哪个不让人生一肚子气?坐在驾驶座上的唯一排遣,也就是骂人了。

在车里开车,人可以原形毕露,在马路上从行车看人,也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我经常站在高楼往下看,四车道、六车道、八车道,条条道上都是歪七扭八,不断地变道、不守规矩,是许多车的常态。在马路上开车都能开出这副模样,平时是什么气象,也就可想而知了。还有车特别喜欢骑着线行驶,哪有空档就往哪里钻。这样的心理,既有可能属于墙头草,也有可能是一边倒的便宜都想占,平常与人交往,大概也基本如此。